



## 百家笔会

## 渡娘三婶

(外一篇)

□ 黄道娟

三婶天生一张好笑脸,更有一副热心肠,平时左邻右舍捎带个什么,从不嫌麻烦。

大家都说三叔娶了个好老婆。三叔憨笑直乐。一家三口日子过得有滋有味,越来越有盼头。正打算置换一艘大点的船时,年轻力壮的三叔竟然因心脏病突然走了。

生活仍将继续。三婶反复想了想,决定摆渡挣钱。一来时间弹性,更方便照顾孩子,二来港口内有她熟悉的人,熟悉的场景。

从此,三婶就成了港口里的一名摆渡人。三婶的生意总比别人好。她那笑容就是一个活招牌,有一股魔力,让人毫不犹豫地优先选择。

摆渡这活,是份苦差事。早出晚归是常态。夏天中午的太阳,毒得很,站在艇上,上蒸下晒,喝下去的水,还没过喉咙就化作汗珠滴下来。冬天北风呼啸,寒气直往脖颈处、衣缝处钻。

三婶是个“全勤”摆渡人。有天晚上,三婶正准备休息,突然接到电话,原来是一位熟客来电,说小孙子突然肚子疼,要上岸看医生,可等了很久都没有摆渡的小艇经过,不得已要麻烦三婶。三婶一听,马上换好衣服,拿上手电筒,急匆匆往码头走去。

就这样一个“全勤”还“加班”的摆渡人,收费却一笔“糊涂账”。别人收费是根据路途的长短,航道的拥堵情况,天气的好坏等灵活调整价格。大家也都表示理解。但三婶却是“均一价”,就收个起步价。碰上客人落下东西的,还免费送回去。

三婶从不算计别人,却被人“算计”了一回。有一天,三婶收工清点收入时发现收到了50元的一张假钞,想着自己这半天的活几乎白干了,三婶又急又气,一边骂一边重重叹气:“算了,算自己倒霉吧。”说着,就把那张假钞撕碎,扔到垃圾桶里。

2017年端午节那天,三婶精心打扮了一番,上身一件崭新蓝色斜襟大披衫,下面一件黑色有缎面光泽的黑裤——这是标准的疍家衣服,戴上一顶涂了桐油的越南帽,还配上一条粉红色的蕾丝帽绳,去参加凤艇比赛。

六条摆渡的小艇披红挂绿装扮一新一字排开,在激越的鼓点中,在观众的加油呐喊声中,六位渡娘奋

力摇橹。只见三婶前后分腿站立,双脚仿佛跟艇面粘在一起。她双手握着橹柄,有节奏地一推一拉,身体也随着前倾后仰,极富韵律。人橹合一,前进,加速,拐弯,动作一气呵成,行云流水。

看比赛的外地游客意犹未尽,主办方顺势安排了免费摇凤艇体验活动。三婶想都没想就答应了。“今日是我们侨港镇的好日子,出点力,应该的。”

侨港的港口不大,中间的航道东西长也就两三百米,南北宽最多五六十米。三婶的大半生就在这航道上往返来回。她看着港里的船,从三角艇换成珠海海船,换成大铁牛;她看着往日的码头成了外地游客的休闲去处,看着船上的渔火跟岸上的霓虹交相辉映。她以橹为犁,耕耘着自己的人生。那条小艇,摆渡的不仅仅是客人,还有她自己。

## 浪语者

“任凭风浪起,稳坐钓鱼船。”这句话,用来作为专业海钓渔民阿生的特写镜头说明,最恰当不过。

闷雷滚滚,乌云重重,阵风骤起,波涛汹涌。茫茫大海上,阿生目之所及,只有自己的一张钓鱼艇。这是快艇改造的挂浆机艇。阿生早就把柴油引擎熄了火,把锚拉了起来。自己坐在艇头,跷起二郎腿,点着一根香烟,眯缝着双眼,等待着风雨来临。

这样的情形,阿生经历了很多次。“每年西南天,都会遇到三四次。每次死流,都有可能出现这样的风暴。”“死流”是疍家人对特定时期的潮汐的称谓,意思是涨潮和退潮时水位相差不大。“风暴”是疍家人对短时段雷雨的叫法,跟台风不同。“风那么大,不怕吗?”“不怕,雷阵雨时,风向是固定的。不像刮台风的时候,风向是旋转的。”阿生接着说:“你就任由得它漂,熬过前面的十几分钟,后面也就没什么大风浪了。”于是,那些风暴来时,阿生干脆就“稳坐钓鱼船”。

过了一会,风停,雨住,浪敛。阿生从船舱里出来,看看生柜(生鲜柜)里的战利品,小有收获。估计刚

才那阵大雨让鱼儿们乱了阵脚,也不知游到哪里去了,再下钓收获恐怕浪费时间,于是就返航了。

阿生是标准疍家人,父辈祖辈就生活在船上,大字也不认得一个。到了阿生这一辈,有机会读书识字,还念到初中毕业。这在当时的家里算是最高学历了。

阿生毕业后,也尝试过从事其他工作,但总感觉不踏实,具体是什么原因,阿生也说不上的。

直到2007年,阿生拿起钓线,驾着快艇,来到海上。当他撒下鱼钩,扯上钓线,看着一条条活蹦乱跳的鱼被牵出水面,鱼鳞在阳光照耀下闪着金光,他终于找到了一种掌控感,一种成就感。阿生感到,他的生活,他的生命,是跟这万顷碧波紧紧联系在一起。

阿生是做足了功课才开始钓鱼的。哪些地方有鱼,有什么鱼,阿生向钓鱼的前辈一一了解清楚。在他心中,早就绘就了这张“藏宝图”。等到真正出海钓鱼的时候,在导航中直接输入坐标,便一艇绝浪。

凌晨三点左右,阿生起床。准备好早餐和午餐就出发。来到港口码头,已经是差不多四点。戴月披星,阿生出发了。

两个小时左右,阿生来到了目的地。挂好生虾鱼饵,把钓线放进水里,然后静心等候。阿生使用的钓线没有浮标,末端系着铅块。有没有鱼上钩,全凭手感。什么时候扯线,更要讲究时机的把握。早了,会把鱼吓跑;迟了,有可能只剩一枚空鱼钩了。此时,人和鱼仿佛在无声地较量。这是一条石斑。鱼钩上的虾散发出诱人的香味,石斑试探性地轻轻一碰,再一碰,感觉没有危险,于是就大口咬住,一口吞下。就等这一刻!阿生迅速把鱼线扯上来。乖乖,到生柜里来吧。

就这样一回回博弈,最终都是阿生胜出。看着差不多到中午了,该返航了。赶在大伙集中买菜时回到市场,能卖个好价钱。

海钓的鱼,侨港人称为“钓口鱼”,是大多数侨港人的心头好。靠海吃海。一潮水,一潮鱼。说的既是口中食,更是一种既来之则安之的坦然面对。

海钓,门道可不少。先说季节。不同的季节,海钓

的品种不同。冬春之间,主要是钓墨鱼、鱿鱼、大尾鲢和八爪。其余时间则是钓鱼。

再说工具。钓鱼用的是普通的鱼钩,一线两钩。钓墨鱼之类的,用的是伞状的钩,侨港人称之为“戳”,鱼线上有浮标。另外还有一种叫串钩,也就是长长的鱼线上挂满了鱼钩,少的有一百来枚,多则有一千来枚。

钓的方式也不同。一线两钩考量的是钓鱼人的手感和时机的判断。使用伞状的鱼钩,考量的是眼力。最省心的是下钓,使用的是串钩。挂好鱼饵之后,只管一路前行一路撒下,直到把所有的鱼钩都放进水里,又原路返回,像收网一样收起鱼钩。丰收还是歉收,全靠运气。但阿生从不下钓,他说,那种方法一点技术含量都没有,没意思。

阿生脑中的那张藏宝图也标注了越来越多的坐标,阿生足迹遍布附近海域:白虎头、濠洲、斜阳、白龙尾、犀牛角……哪里有鱼就赶到哪里。

凭着勤劳,凭着用心,凭着胆量,阿生在海钓圈中名气越来越大。北海海洋局的负责人找到了阿生,请他帮忙确定鱼屋的摆放位置。鱼屋是个约10立方米的正方体水泥框架。把它沉入海底,鱼儿们在这里可以躲避拖网的捕捞,得以繁衍后代。这样的鱼屋目前约有六七百间。有一年,上海某个海洋研究机构的工作人员也找到阿生,请他协助采集一些海底的泥沙样本。“希望海洋生态的问题,资源的问题,得到充分的重视,得到有效的解决。否则我们这些渔民以后的日子就会好艰难。”

阿生钓了整整八年鱼。现在上了年纪,每天凌晨出发的钓鱼活干不了了,就转行为收购海钓的鱼,还是跟鱼打交道,跟海水打交道。

“现在侨港的钓鱼艇大概有多少?”“上千号。有每张艇两个人计,大概有两千人从事钓鱼。”阿生当初钓鱼的时候,这支队伍也就三百多人。新进的人员,有的原来是从事其他行业的,有的是原来从事捕捞的。蛋糕没有变大,但分蛋糕的人越来越多。这是阿生们的隐忧。

“不怕它,多大风浪都从船底过。天生人,天养人。”我知道,阿生心中,始终念念不忘,那种人鱼一线牵的微妙,那种稳坐钓鱼船的泰然。

## 天涯诗海

## 中国海

□ 刘云

这里是太平洋最蔚蓝色面发表中国诗  
从《诗经》第一首起兴  
穿越汉乐府、五七言绝句  
最后一首宋词打底,浪淘沙在海之洲  
写满中国海日出的批注  
浪花雪白,恰是君子好逑

每一朵浪花都是一片中国海  
浪花掀开是中国瓷和大明古船

珊瑚的故乡  
两千年来都说中国方言  
它们长着小篆和隶书的样子  
一高兴就写成海浪狂草  
狂妄茂盛处,雪白的沙粒都用

东、西、中、南命名  
这典型的汉家方块字  
发音有古琴音律,层次分明

当舰艙高昂,掀开蓝封面  
酝酿已久的中国诗  
就游成一群南海渔汛  
赶渔的中国船千笛齐吟《满江红》

这是中国经典,流传八百年  
用岛礁和棕榈作配图  
这是中国出版季,出版海  
鲜和中国鸟语

波涛的写手,海鸥的笔会  
向太平洋每一朵白云和每一阵海风  
诚邀!这里是中国诗意  
这里是中国海专版  
每一首诗都饱蘸中国蓝

## 夜宿敦煌

□ 易云祥

笔直的公路通往远方  
夜幕作面纱装饰敦煌  
千里之遥,为那场迷恋奔来

飞天的敦煌,反弹琵琶的敦煌

露营地的演唱会  
传唱着朴树、许巍的民谣  
才华横溢的音乐诗人  
用一首首耳熟能详的好歌  
让旅行变成浪漫时光  
热情的酒,热情的舞  
宛若载歌载舞的盛唐敦煌

狂野的篝火,狂野的风  
人群围着火堆跳着舞蹈  
主持人调侃几位漂亮姑娘  
说他还是单身狗  
只能纵情歌唱  
开沙地摩托车的小伙子  
身手敏捷,驰骋沙场

曲终人散,热情散入荒原  
沙地上帐篷成片  
聊天声此起彼伏  
静等十一点半的星光  
宁静夜里的虫鸣  
也似琵琶语  
亲近沙漠,夜宿敦煌

## 琼岛风情

## 转身,遇见秋

□ 黄道娟

“气收禾黍熟,风静草虫吟”。入秋之后,水果、谷物逐渐成熟。此时,华夏大地处处洋溢着丰收的喜悦。各种作物在岁月年轮的渐进中依次厚重,它们尽情展示生命的极致:水稻橙黄,花朵明艳,水果甘甜,绿叶泛黄……

生活在海南,四季温差不大,秋天总是缓缓地行进,它在季节转换时脚步矜持,姗姗来迟。但是,对于熬了整整一个夏天的人们来说,入秋后,晨风徐徐吹来,分明带着些许凉意。晚上睡觉,也可以不用开空调了。“一场秋雨一阵凉”,秋意,正

一点一点浮上来,一天一天,开始迎来了一年中最舒服的季节。

入秋,萤火虫也会慢慢变少。我居住在大山脚下的一个小区里,周边有绿树也有衰草,衰草会产萤火虫。萤火虫于大暑开始,延续到深秋。以诗为证:“银烛秋光冷画屏,轻罗小扇扑流萤。天阶夜色凉如水,卧看牵牛织女星。”天气转凉后,这些可爱的飞萤也会慢慢变少直到消失,生命进入下一轮回,明年才能再见了。

记得我刚搬来小区,第一次见到萤火虫时,虽然只有一只或两只,

## 闲庭信步

## 秋水

□ 前方

秋高气爽,秋水长天。  
《诗经·蒹葭》“蒹葭苍苍,白露为霜。所谓伊人,在水一方。”这便有了让后人浮想联翩、意蕴丰厚的“秋水伊人”这个成语。

《楚辞》“嫋嫋兮秋风,洞庭波兮木叶下。”秋水浸湿了屈原的诗行,秋水清澈寂寂,净如明鉴,明朗、空灵、纯净。

庄子寓言名篇《秋水》讲的是天人合一,道法自然。  
李白《折荷有赠》“涉江玩秋水,爱此红蕖鲜。”秋水泛舟,水映秋色。  
杜甫《天末怀李白》“鸿雁几时到,江湖秋水多。”是杜甫对李白的记挂。

白居易《初下汉江舟中作,寄两省给舍》“秋水渐红粒,朝烟烹白鳞。”可见他们心中的秋水意境之深远。

王维《辋川闲居赠裴秀才迪》“寒山转苍翠,秋水日潺湲。”是王维对裴迪的思念。

王勃《滕王阁序》“落霞与孤鹜齐飞,秋水共长天一色。”秋光清浅,秋晴空旷,青天碧水,浑然一色。这一写秋水的千古绝唱,描写的是滕王阁背景的壮观。

李商隐《夜雨寄北》“君问归期未有期,巴山夜雨涨秋池。”抒发的是对远方妻子的思念。

谢逸“秋水无痕清见底。”秋日的河水明亮如镜,清澈见底,河面上看不见半点波纹。将秋日小河的景色描绘得如画般迷人,充满诗情画意。

李贺《唐儿歌》云“一双瞳仁剪秋水”;让后人记住了“望穿秋水”的典故。

“秋水盈盈灵婉秀,娥眉淡扫语清幽”清澈秋水,让人心旷神怡,因而人们喜欢用“秋水”比喻女子那“清澈的眼波”(秋波)。

流年有梦,秋水无痕。转身再无秋水,回头亦无相思。秋水涣涣,秋思绵绵;秋池盈盈,秋波殷殷。

在孤独地飞行,但依然令我欣喜不已。在我们生活的城市里,处处灯火阑珊,流光溢彩,何处还存有适合这些精灵飞行的夜空?如今,我却在城市的一个大山脚下见到了它。

见到它,就像是见到了久别重逢的老友,我多想去问候,去抚摸它,我想和它寒暄。萤火虫是我童年的玩伴。小时候生活在大山深处的农场,炎炎夏夜,草从边,院子里,水塘旁,到处都是萤火虫,孩子们玩得最多的游戏就是捉萤火虫。把一只只萤火虫装在瓶子里收集着,装满了再一起放出来,一瞬间,满天荧光闪闪闪亮……它给我的童年带来了难忘的记忆与欢乐。而今,那满天的荧光只能在记忆里亮着。

夜里一场秋雨过后,在小区晨跑,偶尔遇见白露。雨后的空气湿润、清新、凉意十足。山上云雾蒙蒙,山下花草翠绿。一颗颗晶莹的

露珠轻盈地沾在叶片上,洁白透明,是那么惹人怜爱。我伸出手指轻轻地触摸,它却害羞地化开了。这小小的白露带给了人们多少相思。“蒹葭苍苍,白露为霜”“露从今夜白,月是故乡明”。李白诗云:“玉阶生白露,夜久侵罗袜。却下水晶帘,玲珑望秋月。”字里行间,多少失落与惆怅。白露留下了那一夜的痴情,月亮留下了那一夜的寂寞……如今,在快节奏的都市生活里,遇见白露时,还会有多少人停下匆忙的脚步,俯下身去欣赏那沾在花草上的白露呢?

“四时俱可喜,最好新秋时。”告别炎夏,迎来浅秋。秋光清浅、秋水清澄,秋云飘逸,秋风渐起,妩媚的秋色开始弥漫,正是秋游好时节。不妨约上亲朋好友,到户外,到乡间,登高远眺,放松心情感受新秋之美。

## 桂花饼

□ 龚银娥

在桂花飘香的季节,我常常怀念起母亲的手艺,那淡淡的桂花饼的香气,它似乎诉说着一种生活的淡然与宁静。

早晨,当第一缕阳光洒在窗台,母亲已经开始忙碌起来。她精心挑选着新鲜的桂花,每一朵都似乎在她的手中跳跃,释放出自然的香气。母亲的手指在桂花中穿梭,她轻轻一捏,一朵朵桂花就落入她手中,那些花朵如同一粒粒黄色的珍珠,闪烁着淡淡的光彩。

母亲将桂花放入面粉、鸡蛋和牛奶中,她的手法熟练而轻巧,仿佛在制作一份爱的食谱。她将面团放在案板上,轻轻擀开,擀成薄薄的一片,然后放入热油中炸至金黄。那个瞬间,整个厨房都充满了淡淡的桂花香。

炸好的桂花饼外表金黄酥脆,一口咬下去,淡淡的甜和香瞬间在口中散开。这就是母亲的味

## 野菊花

野菊花是秋天散落在地上的阳光,照亮了严霜晶莹的心。跑了很远,也没有甩掉它的花香,一脸的灿烂,对着你笑。

野菊花在田野里开着,一条一条的草径被它装饰成花带,缠绕着村庄,缠绕着大地,远远看去,就像一幅幅天然的油画。

很想弯下腰采几朵,看见野蜂还在忙着采蜜,就停下伸出的手,好让它们把今秋最甜美日子搬回家,储备好过冬的粮草。

当然,对我们而言,它不仅是花,还是药,能治病的药,为四季疗伤……

它们密密麻麻地绽放着,牵着秋风的衣襟,在辽阔的田野里奔跑。

拍了一些照片,带雨的野菊花照片,雨中的菊花在为季节值守。返回时,它们都跟着我走进村庄。挥挥衣袖,和野菊花作别,却带回一身花香,真是应了那句话:“紫罗兰把香气留在了踩它的脚跟上,这就是宽恕。”

沉思良久,还是忍不住要问自己:“这些黄花,怎么会时时刻刻保持着微笑,那份心胸到底装着多少秋日?”

野菊花开了,黄黄的花朵是颁发给这个秋天最辉煌的勋章……

□ 潘新日